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直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至六師　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

我祖從古昔之明王矣紆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以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且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

傳洛宗周漑浸水　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箋君子至喻多　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

傳韎韐至六軍　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

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此一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
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
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
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
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
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
天子六軍夏官序文　箋此諸侯至纁裳　正義曰以序言爵
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
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
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
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
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
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

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令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

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

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為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縕韍而黝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體合韋為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君子至家室　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

之被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　傳鞞容至璆珌　正義曰
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内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
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
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
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
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
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王是物之至
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蛑說文云
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
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别名及其美者也
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璆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璆
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　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
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禄今用小人幽王在於
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爲佞以蔽之王又進

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爲佞以蔽之王又進

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絶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揔名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乗其四騏則作者得乗四馬矣禮士乗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己棄絶之事也　箋古者至幽王　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至處兮　正義曰詩人遇讒絶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

心乃憂讒諂之事寘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巳寫兮則在於彼朝
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
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　傳裳裳至盛貌　正義曰以
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爲盛貌有杕之杜
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爲枝葉不相比次也　箋興者至遠矣
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
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
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
君臣上下耳　裳裳至有慶矣　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
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
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
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
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
以欲得見之　傳芸黃盛　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
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

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

而蘩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箋華芸至賢臣　正義曰類上章
有葉而此無故云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
是其微也　箋華或至不純者　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
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
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
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
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
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　左之至似之　正義曰
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
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
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
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絶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
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
君子之所能故下經揔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　傳左陽至之事
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揔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 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摠之此與賔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交至之祜 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 鄭唯樂胥爲異具在箋說 箋交交至樂之 正義曰黄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爲義 傳胥皆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胥皆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諫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 箋胥有至福祿 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事胥須古今字耳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 鄭義具箋 箋王者至不侵畔 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屏至不那 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榦則百辟卿士莫不僃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

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祜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　傳翰幹憲法　正義曰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為喻楨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箋辟君至法象之　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之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為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　箋王者至不多　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為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

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
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
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箋彼賢至慶賜　正義曰以承上
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
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爲不傲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
爵命加以慶賜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　正義曰作鴛
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
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
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
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物而緩於己
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　箋交於至暴夭　正義曰天
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
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
夭絶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文　鴛鴦至宜之　正義
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

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

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剌之　傳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時取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箋匹鳥至散時　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

物飛走而已經巳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
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
故於是可取之　箋鴛鴦至恐懼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
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為
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
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
下為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　箋摧今至有節　正義曰傳
云摧莝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
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廄明是
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
身上章為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
設盛饌三舉即是設盛饌也恒曰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為有事故
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
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
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

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齊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王藻曰少牢與周
禮曰一舉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
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
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
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
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
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
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
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
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
以經責王不燕燕樂令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畢暴戾無親即如彼雨
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
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下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
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
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至説懌

毛以爲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
興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
旣旨美矣爾王之殽旣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
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
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
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
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附于王者之側非自有尊
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
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　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
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　傳興
也至皮弁　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
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
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
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其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

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説爲
非寀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
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箋實猶至
視朝　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
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王
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
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
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
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
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
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
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
弁之事也　傳蔦寄至松蘿　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
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

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傳弁弁然無所薄 正義曰弁弁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 箋君子至解懌 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至維宴 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 傳霰

暴雪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乆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箋將大至大雪 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温暖雪自上下逢遇温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乆而雪之寒氣勝此温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温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温氣而摶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至是詩 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致使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

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脩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至且喜　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覬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教誨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傳間關至季女　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至無射　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

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喻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　傳依茂至辰時　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　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箋諸大至之至　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毋言庶幾

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揔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
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
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引人從己自他而言故
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
己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至寫兮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
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
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
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
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
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
箋登高至之明　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
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
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知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高山至
我心　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
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

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毋言庶幾

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 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 箋景明至有和 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 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 傳慰安 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与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

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云慰安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營營至讒言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此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傳樊藩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即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直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箋搆合至交亂　正義曰搆者搆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搆二人搆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衞武公

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
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与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

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惰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効而行之沈湎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衞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卽飲酒無度之事擧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晩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没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

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液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　箋淫液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遅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遅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醉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

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
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
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
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
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
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
說射事言賔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
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
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
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
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
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
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
人爲賔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賔之至爾爵　毛以爲古
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賔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至爾爵　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葅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令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秩秩然肅敬　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

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升
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
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
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毋折旋揖讓之事也
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
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
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
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
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
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
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
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
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
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

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
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

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
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
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
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
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
不言也　傳楚列至旅陳　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
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
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
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
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
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
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　箋豆實至曰殽　正義
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
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𧂐注云𧂐乾梅也內則有桃諸

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中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旣以豆實爲菹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揔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　箋主人至肅愼　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　傳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旣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

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
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

鐘鼓之懸改之矣　箋鐘鼓至改縣　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
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
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
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
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
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
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
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傳大侯至之禮　正義曰傳唯言大
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
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
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
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
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
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
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
於亦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
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
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
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
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去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
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
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
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
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
箋舉者至祭與　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
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
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

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
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

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
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
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
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
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
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
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
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
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
云皆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
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
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
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
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
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



鵠也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
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
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
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
爲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
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
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爲祭事則此
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
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
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
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
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
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

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
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

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言箋義爲長　箋射夫至之功　正義
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
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爲
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
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
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
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
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
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
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
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
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
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
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

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繞厠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傳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

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
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

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
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記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
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
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
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君廣纔
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
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　箋發發矢至君子　正義曰言射事故
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
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
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
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
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
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
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

病是爵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
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
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
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
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
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
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
而升下意取而飲與其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
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至爾時　毛以爲古之行
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
旣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旣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
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
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卽乘
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旣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

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卽乘
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

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
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
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
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
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
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
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
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
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
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
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
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
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
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

尸也旣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賔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　傳秉籥至相應　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閒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　箋殷人至之禮　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旣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旣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

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
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
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
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
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
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
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
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
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示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
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
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遁而留者
有發而外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

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
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

此詩説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説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承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説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

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　傳壬大林君　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

箋任謂至歡心　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

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
耳　箋嘏謂至喜樂　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
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
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
也　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
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
大射云司射請於公卿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
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
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揔陳賓主之黨不獨陳王與正賓
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
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
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
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
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

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箋子孫至加爵　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
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旣眈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
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
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
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
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
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
奠也又曰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
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
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
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
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
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
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
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

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幷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奥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伉讀曰鄭謂鄭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

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　傳酒所至時中　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箋康虛至無次　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七八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

牲豆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擧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擧觶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至其秩

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愼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慢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

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民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

箋此復至和柔　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爵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傳反反至僊僊然　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愼密一也謂愼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傲傲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　箋此言至如此　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旣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旣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一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飫二上令儀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厶
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錯亂
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
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
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
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
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
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
嘉善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
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
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
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至多又　毛以爲言王燕失
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
醉者復設法以遏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
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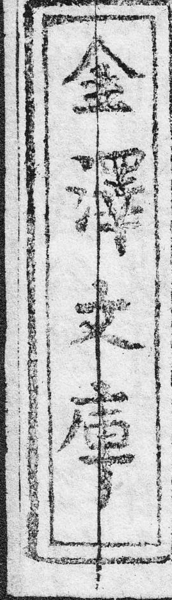
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

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旣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旣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去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歠乎冝以此荅彼問自息將愼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　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賛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旣立之、、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其[illegible]監其失禮此乃哲

之人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箋式讀曰慝　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箋當言至酢酬　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三

計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　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　箋萬物至之禍　正義曰

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教尤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
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
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
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
興也　魚在至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
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
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
動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
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
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　傳頒大至其性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
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揔之云魚以依蒲藻
爲得其性　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
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
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

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箋那安至然安　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此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六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揔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幽王至無救　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下繫云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

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亦不至幽王之廢申
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
救之事　采菽至及黼　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
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
受所采之菜以興宰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
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
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衮而
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
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以不興爲異其
文義則同　傳興也至則薇　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
則菽不拋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
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樂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莒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箋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　箋賜諸侯至爲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别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是

服同賜之矣　傳玄衮至之黼　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即
卷龍也白與黒謂之黼冬官繢人文　箋玄衮至章者　正義
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
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
然謂之衮衣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
黻爲一也謂絺衣者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
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
在裳言衣者衣揔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
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
君子揔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
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
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
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
凡三也　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

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毛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冝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或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爲韻也　觱沸至所届　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

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
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旂旂則淠淠然動
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
驂騑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
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
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　傳觱沸至正出
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
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
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
法焉觀此上下上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輙言
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
箋芹菜至鴈醢　正義曰上章菽芼羹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
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
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即不潔也周禮芹菹鴈
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箈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

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箋諸侯至不尊　正義曰上言釆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往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食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駿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駿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釆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駿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

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至申之

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禄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諸侯至偪束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芾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　箋芾太古至予之　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

以冕爲主非冕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
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
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揔以韋結之故知以
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
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
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
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
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
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腳蹢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
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
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
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
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
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者作者

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

箋古者至不然　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爵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繫爵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至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於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

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　傳蓬蓬盛貌　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　箋此興至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立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　傳殿鎮　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　傳平平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箋諸侯至循順之　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

之　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

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汎汎至戾矣　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於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

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
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
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傳紼繂至諸侯　正義曰釋
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
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
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索縭訓爲緌緌又爲繫繫正謂舟
之止息以緪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
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箋楊木至禮法　正義曰箋亦
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
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
舟止爲喻　傳葵揆　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
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　箋戾止至
其位　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
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

也鄭亦約彼優遊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角弓八章
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
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内自相憎怨使人
倣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
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
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
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
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
爲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至遠矣　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
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
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戾矣是用角
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
善設食燕而恩衛之則亦憒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
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　傳騂騂至而反　正義曰騂騂文連
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

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
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
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
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别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
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
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内於檠中此弓已
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内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
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
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也　箋骨肉至成怨
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
之相附閑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
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箋爾女至
胥皆　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洪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

胥爲皆者胥胥相皆竝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至爲瘉　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至斯亡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遥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遥則相怨對則不讓由此以亡　箋民之至怨恚　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

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　傳爵祿至愈危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含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亦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在於不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　老馬至孔取　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爲駒

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己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敎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斟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巳老至慢之 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巳老矣而咳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尤所不宜慢之 箋王如至之禮

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饇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

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酳之事食則族食酳
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
有饗俎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
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
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孔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
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毋教至與屬
毛以爲上言小人傚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
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
則如似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
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
小人以仁義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
因其性而導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
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

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敎耳王何不敎之乎　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塗木桴則易著餘同

傳猱猨至附著　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猨也陸機䟽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要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敎猱升木必也如以塗塗之必著　箋毋禁至則進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澁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敎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喩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敎王不敎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敎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敎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喩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至

婁驕　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
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
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
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
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
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
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
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
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
傳晛日氣　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
雪者日也字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　箋雨雪至教之
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
曰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
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
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

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
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
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
也此上成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敎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敎
之乎　箋遺讀至過者　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
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
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
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如蠻至用憂　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
之荆蠻如西方之戎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
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傳蠻南至夷髦　正義曰
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
在西夷揔名也　箋今小至從焉　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
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

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
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
髳此髦音義同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　正義曰經三
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
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
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菀
至極焉　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
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
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
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
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
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
也　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
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

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己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　箋尚庶至不然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其美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傳蹈動暱近　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為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箋蹈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為切故以上帝為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不朝之意　傳靖治極至

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

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己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　箋請謀至朝事　正義曰請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又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又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箋瘵接　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箋邁行至行之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有鳥至凶矜　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

傳曷害　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

箋王何至四裔　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叙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録故言周人以便文

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旣覩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揔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　箋服謂至同也　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揔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揔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卽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

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箋城郭至過差　正義曰都者衆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駮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温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説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温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

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豈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

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揔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　箋都人士至不然　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旣不然士女淫恣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　傳臺所至布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御暑者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御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髮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卽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糸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　傳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爲密也　箋彼君子至隆殺　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至苑結　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喜矣我今不見古

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然槃屈如繩索之爲結矣
鄭唯尹姞爲異餘同　傳琇美石　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
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
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
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
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
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
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　傳尹
正　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箋吉讀至禮法　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
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
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
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
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
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

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
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
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
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彼都至之邁　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
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
鬉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
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
而求古人言己憂悶不能自勝也　鄭唯以垂帶如鞶裂衣爲異
餘同　傳厲帶之垂者　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絶句之辭
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　箋而亦至卷然
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鬉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
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巳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
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
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有飾緣之則是盤鞶列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列裂繻字雖今
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盤鞶是裹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
名之爲裂裂盤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
繻故言厲字當作裂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
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
字　箋我今至古人　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
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
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至盱矣　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
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
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悦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
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采緑四章章四句至曠者　正義曰
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己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
非王政而録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録

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
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箋怨曠至非禮　正義曰婦人
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
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
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至
歸沐　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
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
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
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
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　鄭唯婦人身自采綠
不興爲異餘同　傳興也至日匊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
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
曰兩手曰匊　箋綠王至於事　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
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
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箋禮婦至待之

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至不詹

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　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箋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婦人五日一御　正義曰内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

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
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
曰之御則不然故内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
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
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
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
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
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准之
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
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
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
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内則之注亦先姪娣從卑者起由准此也諸

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

侇夫人則亦望前先畢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
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
晝夜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箋婦人至憂思　正義曰箋
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爲日數
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
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
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之子至之繩　正義曰婦人旣思夫
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
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
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
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箋綸釣繳　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
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
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綎謂之繩
綎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其釣至觀者　正義曰旣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

之拔上兼有衍此偏言鈎者因上鈎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鈎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　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已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　箋陳宣至事業　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君臣廢此恩澤

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　箋宣王至先之　正義曰以嵩高言天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至歸哉　正義曰上言南行爲揔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

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
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
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　傳任者至牛者
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箋盖猶至止時　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
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
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
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
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
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揔之皆爲
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
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
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
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

諸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以舉其歸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傳徒行至旅者 正義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 箋召伯至旅從 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

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傳土治至旨清
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
言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　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
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
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
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至如何　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有阿然而長美其
葉則有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
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
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
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
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
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
其樂之甚也　傳阿然至利人　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
茸之狀故爲美貌難然　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

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凉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凉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

箋隰中至於民　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爲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箋孔子至誨乎　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計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八字